

黎巴嫩内战原因的多视角分析

甘黎

摘要:黎巴嫩近几十年里政局动荡、战乱不断,教派纷争引起的内战就长达16年。究其原因,内部方面在于教派林立,相互之间矛盾错综复杂,教派利益至上,政府力量被削弱;外部方面则在于其周边国家利益争战均将其作为自己的前沿阵地。国外武装力量的介入,加剧了黎巴嫩国内各派势力间的矛盾。

关键词:黎巴嫩内战;原因;教派利益;叙以冲突

中图分类号: D377.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999(2008)08-0024-02

作者简介:甘黎(1982-),女,重庆人,西南大学(重庆北碚400715)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专业2006级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 2007-10-13

黎巴嫩共和国,地处欧、亚、非三洲要津,东西方文明兼而有之,具有得天独厚的人文精神和自然景观,曾经享有中东地区金融、贸易、交通和旅游中心的盛名,其首都贝鲁特是人们向往的“东方小巴黎”^[1]。但是最近三十几年来,这个曾经相对繁荣的阿拉伯国家战乱不断,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是什么因素导致黎巴嫩长时间政局动荡、战乱不断的呢?本文将进行初步探讨。

一、内部原因

黎巴嫩是个比较独特的国家。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自古以来黎巴嫩便是各宗教少数派和中东被压迫少数民族的避难所。从阿拉伯穆斯林的大开拓时期起,这里陆续聚集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十几个支派,如伊斯兰教什叶派、逊尼派和德鲁兹派,基督教马龙派、希腊东正教、希腊天主教、亚美尼亚东正教和亚美尼亚天主教派等。可以说,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两大宗教中的所有派别在这里都能找到其信徒^[2]。近代的黎巴嫩,一直是个阿拉伯基督徒占主导地位、各宗教派别保持权力平衡的阿拉伯国家,是阿拉伯世界中一个名副其实的西方式国家。

黎巴嫩人的社会认同和心理支柱,传统上都来自原始的关系——家庭、邻居或宗教社团,而很少是来自作为国家的整体。作为个体,他永远先是一个德鲁兹派或马龙派或逊尼派,然后才是一个黎巴嫩人^[3]。对他们来说,国家利益永远居教派利益、家族利益之下。

过去殖民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长期对黎巴嫩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这也加剧了黎巴嫩社会的分裂和教派之间的对抗。1926年,法国委任当局公布黎宪法,规定“设置一个民选的总统和议会”,“指明议会议员按各教派人数的比例分配”。这在后来就发展为以教派人数分配权力的方式。当时还规定,总统由马龙派担任,总理由逊尼派担任,议长由什叶派担任,形成了教派分权的政治体制^[1]。黎巴嫩教派分权的政治结构是建立在教派实力基础上的,而教派实力是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这种实力消长一旦打破原来的教派力量对比,就会产生重新分配权力的要求。在各教派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的情况下,在重新分配权力或达成某种新的妥协前,国家势必陷入极度混乱的状况。在教派武装割据的情况下,各教派为了自身的生存,维护或扩张教派利益,便要求教徒首先

效忠所属教派,于是形成了“保教不保国”的观念。久而久之,就大大削弱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和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从而导致国家分裂的政治危机。黎巴嫩1975-1990年的内战就是教派分权制种种弊端的集中体现^[1]。在内战中,各教派完全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以国家利益出发来选择自己的朋友与敌人。绵延16年的内战,既表现为伊斯兰教派与基督教派之间的斗争,又表现为伊斯兰教各派之间的斗争和基督教各派之间的斗争。在内战中,各派为了各自的利益经常改变自己的伙伴,有时甚至改变自己的立场,相互攻战,以各派自己的利益为重。这种利益不光有政治上的,还有经济上的。因为,黎巴嫩国内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城市地区以马龙派为主的基督教人口聚集区经济发展较好,而山区特别是穆斯林什叶派人口集中的地区发展相对滞后。这种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各教派争夺经济利益的冲突,加剧了教派的纷争,使得内战持续不断^[1]。

黎巴嫩的居民除阿拉伯人外,还有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土耳其人和希腊人等,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宗教派别,增加了黎巴嫩民族、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家族在黎巴嫩政治生活中也有一定影响,一个教派往往由一个或几个家族控制。长期以来,教派和家族各据一方,各自为政。所有黎巴嫩人就生活在家族和教派的结构网内,对他们来说忠于教派和家族高于一切。在他们背后还有不同的国家作为靠山,于是教派矛盾又与家族矛盾、民族矛盾、国家矛盾交织在一起。

二、外部因素

叙利亚、以色列都是中东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强国,在黎巴嫩均有重要的政治、军事特别是安全利益。为了各自的利益,叙、以两国在黎巴嫩内战愈演愈烈之际直接卷了进去。美苏出于争霸中东的需要,对黎巴嫩内战各方以及介入黎巴嫩内战的各个外部势力施加各种影响,致使黎巴嫩内战日益复杂化、持久化,并向国际化演变。

(一)巴解把黎巴嫩作为打击以色列的基地

1965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开始武装反抗以色列的占领。黎巴嫩与以色列北部接壤,黎巴嫩南部山区地形复杂,有利于巴解对以色列开展游击战争。黎巴嫩遂成为巴解打击以色列的前沿阵地。1970年9月巴解武装被赶出约旦,阿拉法特率1.5万人的巴解武装主力转移至黎巴嫩境内。这就大大

增加了巴勒斯坦人在黎巴嫩的势力,打破了黎巴嫩教派间原有的相对平衡,引起基督教派的不满。基督教派打击巴解,于是直接引发了黎巴嫩内战。巴解组织在黎巴嫩南部的活动,还导致以色列 1978 年和 1982 年两次越境以打击巴解为由而,直接卷入黎巴嫩内战。

(二)叙利亚对黎巴嫩各派实行“扶弱抑强”

历史上叙黎两国联系紧密。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叙利亚逐步卷入黎巴嫩事务,并为了自己的各种利益而积极介入黎巴嫩内战^[1]。1975 年黎巴嫩内战爆发时,叙利亚总统阿萨德采取“扶弱抑强”的平衡政策,防止黎巴嫩的各教派任何一派坐大。1976 年叙利亚出兵黎巴嫩,支持处于劣势的马龙派,对付穆斯林势力与巴解的联手围攻。1977 年以后,又转而支持穆斯林势力对付马龙派^[4]。随着以埃和谈的发展,叙利亚等“拒绝阵线”国家又支持巴解组织加强对以色列的袭击。在黎巴嫩内战初期,叙利亚仅仅使用其政治影响,在各派之间进行斡旋。认为黎巴嫩内部各派冲突难以政治手段化解后,叙利亚便直接介入内战,凭借以“阿拉伯维持和平部队”名义进驻黎巴嫩的 3 万多大军,将黎巴嫩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后来又继续增派部队,并在黎境内部署了大量的苏制导弹。因此而导致了所谓的“叙以导弹危机”。

(三)以色列把黎巴嫩当作抗叙灭巴的阵地

以色列插手黎巴嫩事物是企图在黎巴嫩扶持亲以政府,控制黎巴嫩政局,把黎巴嫩作为其对抗叙利亚和消灭巴解的前沿阵地。以色列为了消灭巴解力量,解除其北部威胁,多次出兵黎巴嫩。1978 年 3 月,以色列为消灭在黎巴嫩南部地区活动的游击队主力,大举进军黎巴嫩,占领了利塔尼河以南近 1500 km² 的土地。1982 年 6 月,以色列借口其驻英大使遇刺,又出兵进攻黎巴嫩,直接介入黎巴嫩内战。在黎内战中,以色列支持马龙派打击穆斯林,还纵容长枪党对夏蒂拉和萨布拉两个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激起了穆斯林的强烈愤慨。以色列多次出兵黎巴嫩,加剧了黎

巴嫩教派之间的矛盾和相互之间的仇恨,使得黎巴嫩的内战越演越烈。

(四)美苏从各自利益出发支持不同的对象

在当时美苏争霸的大背景下,插手中东事务,扩大自己在中东的影响,是美、苏两国各自全球争霸战略的一部分。在中东问题上,美苏总是支持不同的各方,通过他们来扩大自己在中东的影响。以色列在 1978 年和 1982 年两次出兵黎巴嫩。对此,美国力图稳住局势。美国担心事态扩大后会导致更大规模的战争,引起苏联的插手,造成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直接对抗。所以,美国最初打算利用以色列的军事胜利来促使巴解组织和叙利亚军队撤离黎巴嫩,使黎巴嫩问题按照有利于美国和以色列利益的原则得到长期的政治解决。苏联则主要站在叙利亚一方暗中支持,同时也力图避免事态扩大,引起美苏直接对抗^[5]。

总之,有许多国家为了自己的目的和利益而积极插手黎巴嫩内战,结果增加了黎巴嫩内战的复杂性,成为导致黎巴嫩政局长期动荡不安的重要外在因素。黎巴嫩的内战,根源于黎巴嫩内部各教派及政治力量的冲突,由于巴解组织、以色列、叙利亚以及美国、苏联等外部力量的介入,使内战国际化,黎巴嫩成了叙以政治军事角逐的场所。

参考文献:

[1]彭树智.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侯华民.黎巴嫩主要教派的历史与今天[J].阿拉伯世界,1998(1).

[3](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美国记者中东见闻录[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45.

[4]陈双庆.黎巴嫩,一团乱麻待谁解[J].世界知识,2005(9).

[5]赵伟民.中东问题与美国中东政策[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

(上接第 23 页)

[2]汤其涛.对斯大林现象的文化思考[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4(10).

[3](俄)亚力山大·奥尔洛夫.斯大林秘闻[M].刘日兴译.三亚: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 28、15

[4](俄)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上册)[M].张慕良,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5]向祖文.千秋功过新评说:读姜长斌教授的《斯大林政治评传》一书[J].东欧中亚研究,1998(3).

[6]叶卫平.千秋功过,谁人评说:西方“斯大林学”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7](英)格雷厄姆·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

[8](美)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M].王沪宁,陈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51.

[9]蒋云根.政治人的心理世界[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129

[10]何宏江.历史的风将会去伪存真[J].决策与信息,2006(10).